

别哭，这是战争……



献给我在解放战争里的兄弟连队  
他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共和国前夜最凄枪最壮美的一章

# 中国兄弟连

CHINESE BAND OF BROTHERS

铁流火海·席卷万里河山☆血红雪白·映照百变人性

我看着交通壕里堆满了敌人和我们战士的尸体，有不少是缺胳膊断腿，没有头的尸体，是浸透鲜血的军装，包着炸烂了的一堆肉的尸体。我好像听到他们在倒下那瞬间的惨叫，一股浓厚的血腥味把我呛晕了，我几乎一步也迈不动，那交通壕里横着的好像不是人的尸体而是一堆从绞肉机出来的“肉”，没有断气的伤兵还在这堆“肉”底下叫喊，我看见进入突破口的部队踩着软绵绵的尸体，有的冒出一股股臭水，谁也顾不上看一眼脚下的人是死是活，尸体底下的伤兵还在叫喊着，照样踩着跑过去，有的伤兵是被踩死的。 杨昭仁★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献给我在解放战争里的兄弟连队  
他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共和国前夜最凄枪最壮美的一章

# 中国兄弟连

CHINESE BAND OF BROTHERS

杨昭仁★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兄弟连: 别哭, 这是战争! / 杨昭仁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5.1  
ISBN 7-81036-911-3

I. 中…… II. 杨……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9035 号

---

## 中国兄弟连

作 者: 杨昭仁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叶思源

封面设计: Oak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邮购通讯: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花园祥龙阁 2205 室

电 话: 020-85250482 邮 编: 51007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邮购网址: <http://www.republicbook.com>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书 号: ISBN 7-81036-911-3/I·126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1946年深秋。

蒋介石撕毁国共签订的“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军队全面向解放区进攻。蒋介石当时的兵力，正规军和非正规军，总数有430万人。而共产党方面，正规军和地方部队，总数为127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3.38比1，敌强我弱，形势十分严峻。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世界战争史上独特的方式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略进攻的号角吹响后，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了规模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其时，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各地方部队，并肩作战，经历无数次大小战役，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从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在这4年中：

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具有美式装备的“国军”8071350人。

解放军伤亡1312700人、被俘13700人、失踪196100人，共计1522500人。

敌我伤亡、被俘共计9593850人。

从战争的规模到歼敌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是震惊世界的，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

第四野战军，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先后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战场，从摄氏零下45度严寒的东北松花江畔，一直打到摄氏零上40度酷暑的海南岛，与国民党在东北的杜聿明、陈诚、卫立煌集团，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华中的白崇禧集团，华南的余汉谋集团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在与国民党决战的三大战役中，进行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与衡宝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解放了华北和豫鄂湘赣粤桂广大地区。

在4年解放战争中，我是幸存者。

# 目 录

contents

- 引 子 一枚毛泽东奖章** 1
- 第一章 男女学生从军记** 7
- 演员们一听转移就乱套了,有人不顾一切地穿着舞台上的服装往院里跑。警务连误认为我们是土匪,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端着刺刀就冲过来了,吓得我和男女演员们赶快张着大嘴喊话:
- “我们是文工团演戏的!”
- 第二章 永远的惭愧:干部团蒙难** 16
- 她一边笑一边轻抚着丰满的胸脯,揉搓着白皙的、细腻的、富有弹性的皮肤。水,从她修长的腿流下来。
- 秦玲的身上被7发子弹穿透,她那端庄、苗条、纯洁的身躯被血染红了。
- 第三章 辽沈决战前的情报战** 47
- 她调到师里去了,我们大家送她,她和每个送她的人握手。在她和我握手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含着情愫……
- 乔小雨给我的信,用了两种颜色的钢笔水,为此,我经历了“审查”。
- 第四章 东北大平原上奔突的铁流** 75
- 那个国民党下级军官举着一块表对我说:“给你,求长官补我一枪吧。”
- 我走过去说:“你的表我不要,我也不能补你一枪。你放心,会有人来抬你的。我们优待俘虏,还会给你治伤。”
- 他仍然举着那块表乞求我:“长官,求你了……”他哭了。

## 第五章 我踩过的“尸体”发出凄惨的哀叫 129

王西尧冲入敌群，在一个点射后子弹卡壳了。就在他拉枪栓推子弹的当口，涌上来四五个敌人把他团团围住，他被敌人按倒了。

当时王西尧对他的暂时被俘没有意识到什么，同志们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可这小小弹壳日后却给王西尧带来了巨大灾难。

## 第六章 九官山麓的“死亡行军” 212

马在路边一滑倒，就滚下山坡。有个驭手的马摔倒了，连长和指导员对驭手大喊：“撒手，撒手！”

驭手出于责任心没有撒手，他和马一起滚下了山。

在九官山摔死的马和非战斗减员，没有计算过。

## 第七章 3师在敌后“失踪” 227

一个连队打得剩下几个人，补充上新兵还是原来的战斗作风，就象一口大的染缸，决定因素是染缸里面的“颜色”。这就是解放战士勇敢的来源。

“再就是我们部队，党和行政双套组织——科学。党员起到模范作用，冲锋在前。”

## 第八章 和西蒙诺夫在南方前线 247

满山秋色，满山坡被子弹射穿的枫树，残缺不全地立在山坡上。

西蒙诺夫望着那只挂在残枝上的鸟，他想到当时战斗的激烈，子弹的密集，战士们在这密集的子子弹缝中与敌人拼杀。他站了很久，在下山时，从残枝上采了几片红叶，递给俄罗斯姑娘说：“它是鲜血染红的，我要把它融入我的作品里。”

## 第九章 啊，战友 267

姑娘穿着衣服，脚上还粘着江边的泥土，歪在竹床上睡着了。李小牛恐惧而痴呆地站在床边，望着姑娘的睡容和她那起伏的胸脯。

姑娘突然醒了，在朦胧的瞬间，看见一个黑影站在床边，她本能地大喊了一声。

## 后 记 295

## 引子

### 一枚毛泽东奖章

那年轻时代所经历的浴血奋战像无法忘记的梦一样，时时浮现在眼前。我总想把它拉回来，哪怕拉住一会儿，看看那时候，在艰苦岁月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事业的忠诚，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那种为保护战友而牺牲自己的高尚品德，那种在党领导下的凝聚力，那种团结奋战互相掩护互相支援的战友之情。但我无力拉回历史，更无力让时间像电影一样回放。

深秋的一天，我为寻找当年平津战役中3师1连的3排长刘春，乘长途汽车来到滦河岸边的小镇。饭馆里熙熙攘攘，都是过路的商人、小贩、农民。我找个位子坐下，要了碗米饭和一盘菜，边吃边问服务员：“这里有个叫柳庄的村吗？”

“没有柳庄，有个刘庄。要上刘庄不远，一里多路。”

我问：“住在刘庄都姓刘吗？”

“都姓刘，没外姓。”

我离开小饭铺，走上滦河大堤。

深秋，灰蓝的天空浮着几条白色淡云，滦河两岸紫色的芦花已经泛白了，被秋风摇晃着犹如海上的浪花。站在滦河大堤上，我仿佛又看见两岸上的那片灯海。平津大战后，群众在部队中找他们参战的亲人。人们高举着各种形状的灯笼，灯笼上写着被找人的名字。在急行军队伍两侧，老人、妇女、孩子高喊着灯笼上的名字，有的人举着灯笼随着部队奔跑，在奔跑中呼叫着亲人的名字。在一片喊叫声中可辨别出：“有往张庄捎信的没有？”

“刘贵，妈妈来找你，你在哪儿？”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在哭喊。

……

这片灯海犹如夜空中的星星，星星没有把滦河照亮，灯海却照亮了滦河，照亮了夜空。这片喊声震撼着夜空，震撼着滦河的两岸，滦河的水被寒风凝固着……

我被那片灯海吸引住了，站在滦河岸边，望着两岸那片灯海，望着高举灯笼的人群，特别是他们找亲人的那片喊声，使我的心在震撼，在颤抖，一股酸楚楚的热流涌上我心头。我不是同情，我是想起刚刚过去的那场惨烈战争。

部队急行军通过浮桥，一位年迈的老大爷，踉踉跄跄地走到急行军的队伍身边问：“刘春是我孙子，你们认识不？”没有人回答他那沙哑、急切的声音。顺着老人不断的呼唤声，我走过去：“老大爷……”老人抓住我的胳膊，急忙问道：“刘春是我的孙子，你认识不？”老人那抖动的手把一个姑娘拉到我面前，他断断续续地说：“我孙子……是1连的。”我还没有回答，围过来一群人争抢着问我，声音重叠交错，我无法听清楚。我把老大爷拉到一边，从老人的目光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为了找孙子，是在恳求我。老人问：“刘春……还……”老人急切地要知道孙子的安危，可他没有敢把话直接说出来，他既怕我回答，又急切地要知道孙子的情况。我被老人这种心情感染了，心里一阵难过，眼眶里充满泪水。刘春满身是血，还在和敌人拼刺刀，他精神失常了，可怎么能告诉老人



呢？我想安慰老人，可一时又不知说什么，我扶住老人沉默了，稳定了一下心绪，强笑着说：“我认识刘春，他已经过去了。他是1连3排长，他很好，您放心吧。”我知道这是我编造出来的谎言。可不这样我又怎么说呢？

老人一听刘春过去了，失望地哭了。

“来……晚啦！”老人那沙哑、颤抖的声音里，不知含着多少失望和悲伤。他指着那姑娘对我说：“这是我孙子媳妇，刚过门刘春就走啦，想让他们见见面，来……晚……啦！”

我不知是被老人的眼泪感染，还是感情和老人融会在了一起，劝道：“您回去吧，我告诉刘春。”当我转身时，听到老人那哽咽的哭声：“我……看不着春了。”这声音撞击着我的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耳边久久回荡。

我离开老人，没有走几步又看见一个小男孩，他也举着灯笼站在土坡上，他没有戴帽子，不时地用手捂着被寒风吹疼的耳朵，他在哭泣。我过去问他：“你找谁？”他没有说话，哭得更厉害了。我在想，在这场激战中，他爸爸还在吗？是过去了还是倒在血泊中？孩子在等待他爸爸。我望着孩子沉默了好久，我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我问他：“你怎么不戴帽子？”

孩子没有回答。

“孩子，你回去吧，你爸爸可能过去了。”孩子没有回去，当我离开时，孩子还在那里站着，他在等着他的爸爸……

在寻找亲人的那片灯海中，不知有多少人再也呼唤不回来了。他们无声无息地长眠在大地上，他们的坟头将随着不断逝去的岁月，被秋天的风、夏天的雨荡为平地。可那亲人的呼唤声却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的上空，回荡在历史的长河中，回荡在人们心里。

我来到刘庄，看到破旧的草房前蹲着几位老人在聊天，我刚要过去问，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跑来，她胸前别着个奖章。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在战斗中有特殊贡献的，一次立三大功才荣获的毛泽东奖章。

我问：“小姑娘，你姓什么？”

“姓刘。”小姑娘说完就跑了。

蹲在房前聊天的一位老大爷，从嘴里拔出烟袋问我：“找谁家？”

我走过去说：“40年前有个复员的排长，叫刘春。”

“刘春？”他望着对面的几位老人。

另一位老人问：“刘春，是不是疯了的那个？他是复员的。”

“对，他还在吗？”

“早死啦。”

我蹲在老人身边，问：“他是怎么死的？”

另一个老人说：“他打部队回来就是个半疯，听见响声就犯病，哪家孩子放个炮他也犯病，犯了病拿着棍子喊冲喊杀地乱跑。那天夜里下大雨，打了个大雷他犯病了，拿着棍子跑出去，喊着冲、喊着杀地一直跑到滦河里淹死了。”

“他家还有人吗？”

“有，他有个弟弟。”他问对面的老人：“他家那个老二大号叫啥来？”

“叫刘田。”老人指着说：“就住在前面那个院里。”

“谢谢您。”我顺着老人指的方向走进篱笆院，看到门框上有个长方形的小木牌，木牌被长年烟熏得和黑门框一样的颜色，木牌上的几道裂缝把“光荣军属”4个字扭曲地分开了。我站在门外：“家里有人吗？”

“谁呀？”出来一位妇女，看上去有50多岁了，她问我：“你找谁呀？”

“我是刘春的战友，听说他已经去世了，他是哪年去世的？”

“咳，30多年了。快屋里坐。”我随着妇女进了房屋，妇女急忙扫了扫炕：“快坐下，啥事呀？”

“刘春是我的老战友，我是来看看他，没想到他去世了。刘春是你什么人？”

“咳！”她长叹了一口气，“是我丈夫。”

我想起来了：“你还记得吗？我们见过面，刘春的爷爷带着你到滦河边上去找刘春。”

“是呀，我哪敢认哪！他从部队回来就时常犯病，一犯病没白天没黑

夜地拿着棍子，在村头喊冲喊杀的，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她嘴唇颤抖着，擦了把泪：“他拿着棍子跑到滦河淹死的。”

“没人救吗？”

“咳，有人救，黑灯瞎火的没救上来，第二天才把尸首捞上来。”

我问：“家里几口人？”

“4口人，儿子媳妇下地啦。”

“这小女孩是你什么人？”

“是我孙女。”

“她胸前戴的奖章是谁的？”

“是她爷爷刘春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奖章吗？”

“啥奖章？”

“这是毛泽东奖章，在战场上一次立三大功的战斗英雄才有。”

妇女没有感到奖章的珍贵，她“咳”了一声没有说话。她的这声“咳”含着多少她没有说出来的内容，我不知道。我很难过，用生命换来的最高荣誉，成了孩子的玩具……

她问我：“这还有用吗？”

我回答：“这是刘春同志的最高荣誉。”

“荣誉，荣誉是啥？”一丝使人难以理解的笑意挂在嘴边。

我怎么回答？我无法回答。因为荣誉对她来说没有实用价值，只是一个不实用的符号。

小女孩问我：“爷爷，你也有奖章吗？”我把孩子搂在怀里，告诉她：“我没有，你爷爷才有。你爷爷是战斗英雄。”

“他疯啦，这也是战斗英雄吗？”孩子的话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我的心被孩子的话撕碎，我控制不住，眼里含着没有流下来的泪。我看孩子把胸前的奖章摘下来，递给我说：“我不要了，给你吧。”我从孩子手里接过奖章，看着毛泽东奖章，那惨烈的战斗，那暴风雨般的枪声，那不间断的炮弹爆炸，震得大地在颤抖，战士们在血与火的风暴中，前仆后继。那是打锦州，那是辽西会战，那是天津的攻坚，那是衡宝战役的

拼杀。那血，那满山坡的尸体，都呈现在奖章上。我无声地把毛泽东奖章递给孩子的奶奶。

她接过奖章看着，看着，滴滴眼泪滴在奖章上，她把奖章递给我说：“他死了30多年啦，你是他的战友，给你留个念想吧。”

我没有资格接这个毛泽东奖章，毛泽东奖章是战士的血和生命凝结的，我感到奖章是那么沉重。她看我没有接奖章，颤抖地说：“你带回去……”她哭了，再没有说下去。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看着她手里的奖章，默默地离开刘春同志的家，默默地走上滦河大堤。我望着滦河，滦河的水还是那么清澈、平静，偶尔水面上浮起微微涟漪。仿佛河水也在神思恍惚之中，回忆那片喊声，那片灯光……

## 第一章

# 男女学生从军记

演员们一听转移就乱套了，有人不顾一切地穿着舞台上的服装往院里跑。警务连误认为我们是土匪，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端着刺刀就冲过来了，吓得我和男女演员们赶快张着大嘴喊话：

“我们是文工团演戏的！”

07

## 1

学校组织学生到前线慰问演出，我们坐着大车拉着道具，走在雨裂里。雨裂是上百年雨水把高大的黄土山，冲雕成纵横交错、奇形怪状的沟壑，有的像把利剑，有的像牧童横卧，有的像凶神恶煞。这些被雨水劈开的裂缝宽窄不一，沟沟相通。陡峭的深沟有数丈高，沟宽两辆大车可并行。两个人隔着雨裂要相聚，别看近在咫尺，也要走十几里路才能碰到一

中国兄弟连

起。坐在大车上只能望着一线蓝天，周围全是陡峭的绝壁。雨裂千姿百态，雄伟壮观，是大自然经过上百年上千年雕凿出来的作品。

我们还没有到前线，国民党93军在飞机配合下，已经开始向解放区——哈达进攻。敌强我弱，部队被迫战略转移，我们也跟着部队大踏步的“战略”后退。

我们22个不同年级的男女同学，集体参了军，脱下学生服换上棉军装。军装是深灰色的，虽然布纹粗糙，但穿上新军装特别高兴。团里的管理员找了一套最小号的棉军装给我，可穿上还是又肥又大，棉上衣过膝盖，棉裤拖着地。团长看我穿着又肥又大的棉衣实在不合体，笑着对管理员说：“找老乡给小苏改一改。”

管理员为难地说：“现在改来不及啦。”团长便让女分队长茵荷老大姐，把袖子和裤腿卷起来用针线缝上。高高卷起来的袖子，像两个白套筒，肥大的棉上衣像披在身上的斗篷，我拖着高卷的白裤腿走在部队的行列里。

文工团团长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总是对我笑嘻嘻的，他虽然是我见到的部队里最高的官，但我没有惧怕的感觉，反倒感到亲切。团长为了“照顾”我们新参军的，把我们分散在各个分队里，由分队长领导我们。

入冬后，国民党继续进攻，我们跟着部队日夜急行军后撤。天气特别寒冷，风卷着雪在荒原上呼啸，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棉衣被寒风吹透了，上面挂着一层白霜，眉毛上凝结着冰凌，全身冻得颤抖。在大风雪中没有宿营地，无休止地走……

我们新参军的同学，困得在行军路上睡着了，有的同学掉在沟里，有的同学边走边睡离开队列，被人又拉回来。疲惫和饥饿，寒冷与困倦，已经超出我们所能承受的极限。我在一次夜行军里，因睡着了两次掉进壕沟，有一次撞在前面人的枪上，把鼻子撞出了血我也没有醒。在夜行军中，领导为了照顾我们，从政治部拉来几匹马，让女同学和我们年龄小的骑。我没有骑过马，看着又高又大的马心里害怕，怕马彪骠子把我摔下来。高头大马我上不去，团长和两个老同志把我连抬带推地扶上了马。我骑上马很紧张，手不知抓什么地方。牵马的饲养员一再对我说：

“别睡着了，睡着了摔下来。”我更害怕了。在马上虽然能歇歇迈不动步的双腿，可马上更冷，冻得我全身颤抖。我想起了家里的温暖，想我的妈妈，在家暖暖的多好，何必受这个罪？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和刚穿上军装的心情，完全不同了，那种穿上军装的兴奋情绪，再也没有了。累得我像滩泥似的没有支撑力，我忍受不了啦，在马上哭着哭着睡着了。牵马的饲养员不断推醒我，怕我从马上摔下来。

黑蒙蒙的天，飘着雪花。夜行军一个接一个，离家越来越远啦。同学们没有吃过这样的苦，都想家了。在行军的路上，有3个高年级同学，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逃跑了。

有一天上午，紧急集合，把我们同学们集中在场院里，军区政治部主任和保卫部长来看望同学们。主任讲了不少革命道理，为什么要革命，要参军。讲完话后，保卫部长叫我们其中一个同学的名字：“何千。”

何千举起手：“到。”

“你跟我走。”

何千是比我高两年级的同学，他被保卫部抓起来了。他一被抓，把我们的同学全镇住了。还听说抓了个老乡，因为老乡“同情”何千，要帮助他逃跑。何千同学一直关押在警卫营，在行军途中我还常常看见他。

09

## 2

经过半个月的行军，我们到了蒙山。蒙山是边陲的土城，三面是寸草不长的沙丘，一面是萨拉日娜河。萨拉日娜河的夏季两岸绿草如茵，河流像一条输血的大动脉，抚育着蒙山城。冬天的北风把沙土扬起，蒙山县城天昏地暗，被黄土弥漫着。冬季的萨拉日娜河一冻到底，城里的人们家家抬着冰块，化冰饮水。

我们住在一个破旧的戏园子里，戏园子没有人，也没有火。天下着大雪，冰凉的土炕上铺着厚厚的茅草。每天夜里都把我冻醒。天冷不愿起来小便，常常憋一夜，有时尿在炕上。分队长为了取暖生了个火盆，

满屋烟雾缭绕，虽然呛得我又流眼泪又咳嗽，但总比冻着好。有一天夜里，烟把我呛醒，我抬头看火盆下的桌子着火了，我大喊：“着火啦！”人们起来披着衣服往外跑。团部命令今后不准生火盆。从此，这点热量也没有了。我们吃的是小米，小米里几乎一半是没去壳的谷子，含在嘴里像沙子粒。菜是一盆汤，汤里除了几片胡萝卜外，上面仅飘着几滴油星。每顿饭都是用菜汤把三四碗饭送下去。我每顿饭都得吃三四大碗，到晚上却还是饿得要命，饿也只好忍着。有时，我到炊事班找老班长要锅巴放在口袋里，等晚上饿了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吃，吃起来虽然像牛筋，但特别香。现在想起来，任何糕点都没有锅巴好吃。

白天排节目，我除了唱歌外还打“霸王鞭”，是为蒙山党代会演出做准备的。

在蒙山生活十分艰苦。团领导号召老同志要关心、帮助新同志。为了调动每个同志的积极性，每个分队发个记功本，每天不管是分队长还是团员，只要看见有人做了积极的或消极的事，包括发牢骚、讲怪话，所谓的自由主义在内，都有责任记在本上，定期交给团部。团部根据本子的记载，进行表扬、批评。我受过表扬也受过批评。

戏园子的观众席，都是土坯和砖垒起来的。有一次，我看见比我们年龄大、参军比我早的张成给戏园子（排练场）观众席垒起了两块砖，我没有给他往本子上记，因为张成这个人平时我看他就不顺眼，摆老资格，歧视我们新参军的。他让我把他垒砖的事给他记在记功本上，我说：“我没有看见，我不记。”

“你看见了，为什么不给我记？”他看我个小体弱，过来要打我，正遇上我们分队的赵显，赵显批评了他，他不服气和赵显打起来了，把后台烧牛粪的炉子撞倒了，几乎起火。张成打不过赵显吃了亏，他拿起上刺刀的道具枪就追赵显，赵显吓得往团部跑，一边跑一边喊团长。团长为这事召开了大会，把张成关了禁闭，批评了赵显也批评了我。分队长问我：“张成垒砖你看见没有？”

“我没看见。”我心里想：我才不愿意给他记，垒两块砖也记在本上有什么意义？同学们都在私下议论，对这个记功本非常反感，搞得人人



心烦意乱，名义是记功本，实质上是掌握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尤其是对我们刚参军的同学。这个记功本副作用太大，它起不到积极作用，因为记在本子上的，除了鸡毛蒜皮的事没有真实的东西，只能造成相互嫉妒，相互报复，互相攻击。

分队长问我：“张成说你看见了。”

“我没有注意他垒砖。”

记功本一直行使着它的使命。

我第二次受到批评，是我们到蒙山后第一次演出，给过路部队和机关演出《白毛女》。1945年深秋，军区文工团刚到哈达，给我们学生演出《白毛女》。那是我第一次看歌剧，随着剧情的进展我一直流泪，我激愤、我恨地主黄世仁，尤其是杨白劳喝卤水后，穆仁智拉喜儿去顶债，赵大叔说了一句：“……给你爹磕个头。”我几乎控制不住地大哭。我没想到，现在我参加了演出《白毛女》，还管起了道具。当时，演出的团员没有专业，是“万金油”，什么都干。谁都使唤我，除了向老百姓借演出所用的“道具”外，惟一的“重任”是在演出时，要把道具给上场的演员准备好。第一幕闭幕后，穆仁智上场要提灯笼，我在第一幕闭幕前，因为给演赵大叔的演员找烟袋，忘点灯笼了。穆仁智要上场，灯笼没点着，我越着急灯笼越是点不着，乐队前奏已经过去了，我的灯还没有点着。田副团长演穆仁智，他灵机一动，在幕后唱开了：“讨租，讨租——快给我灯笼。要账，要账。还没有点着——要了东庄要西庄。”过来两个人帮助我点灯笼，人越多越乱。虽然把灯点着了，在匆忙中把蜡烛碰歪了，当“穆仁智”提着灯笼上场重新再唱那两句时，灯笼着了，田副团长只好在台上吹灭灯笼，吹了几口没有吹灭，台下观众鼓掌、大笑。这场戏就“砸”在灯笼上了。演出结束后，团长批评我精神不集中，点了我的名。

我在分会上低着头，很难过地检讨说：“我很懊悔，由于自己没有重视道具工作，没有想到一件小道具影响了演出效果。我思想不集中，这场戏是‘砸’在我缺乏责任心上……”我哭了。分队长认为我检讨还算深刻，他说：“从没有点着灯笼，可以看出小苏不重视道具工作，今后